

2014_年 季_[2014JIDU JINGXUANJI]度 精选集

读者

乡土人文版

DUZHEXIANGTURENWEIBAN

秋季卷
QIUJIJUAN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主编



新疆文艺出版社

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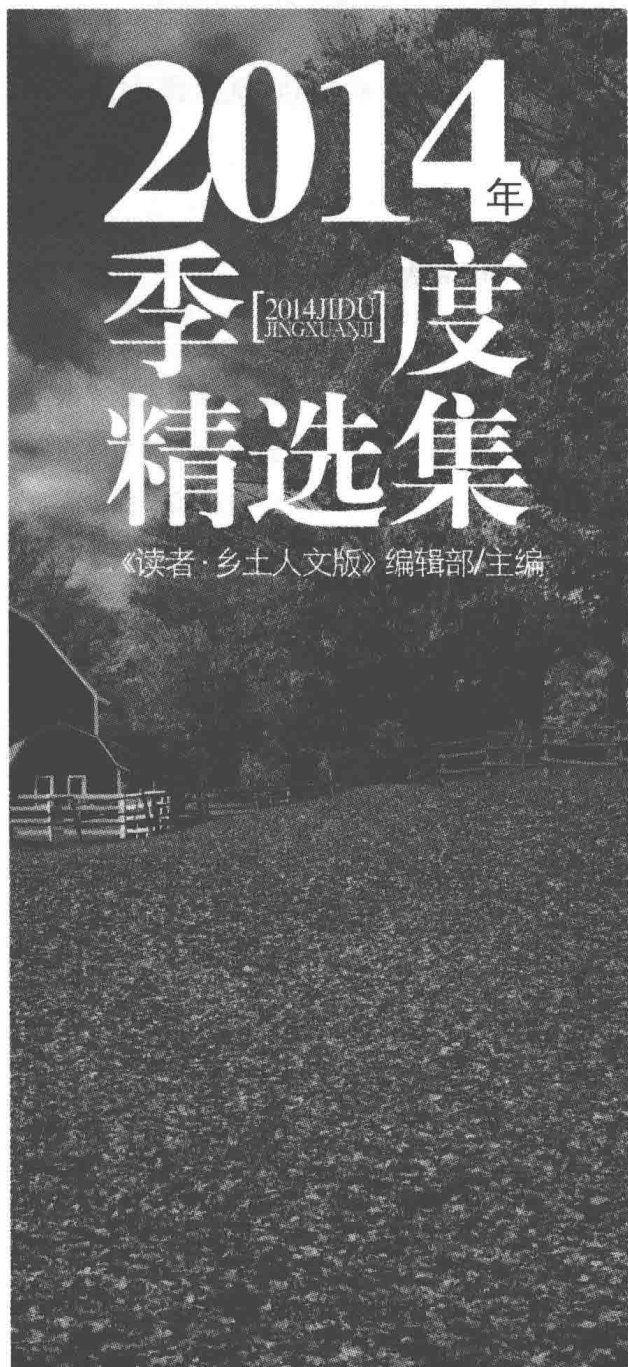
乡土人文版

DUZHEXIANGTURENWEBAN



2014_年 季_[2014JIDU JINGXUANJI]度 精选集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者·乡土人文版》2014年季度精选集. 秋季卷 /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主编.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468-0759-1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7950号

《读者·乡土人文版》2014年季度精选集·秋季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 主编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董宏强

选题策划: 吴小丽 张 林

特约编辑: 李 丹 卞 婷

封面设计: 马顾本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 <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290 千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5468-0759-1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生命中最温暖的部分

自残的村庄	杨献平	002
柴门风雪	宋长征	005
静止的草原	安 歌	007
生命中最温暖的部分	鲍尔吉·原野	011
我生命中的第一只猫	马伯庸	016
童谣里的辛酸与快乐	十年砍柴	019
皮肤上的乡愁	林东林	024
老根底儿	刘亮程	026
寿 地	刘 墉	028
羊 路	不见不散	031
负重人生	李淳风	036
赖在城里	王少磊	042
满汉全席传奇	肖磊冰	045
闻香识百花	唐小为	050
北京太偏僻了	红 柯	053
瓦上光阴岁月长	宋修虹	057
乡村的痛	宗满德	059
选择单调	子 沫	062

下乡小记	马未都	064
胞衣	宋长征	066
姑娘叼着大烟袋	苏宁	069
上海的梦想与现实	任晓雯	072
特殊年代相亲记	张亮	074
腾冲的底色	李伟	078

第二辑

谁与你共赴人生无常

粉干老太	周华诚	084
老妈藏钱记	李娟	086
老爸，尚能饭否	青蓝	090
巷子里的老妈妈	张晓风	093
孩子，你有两个父亲	风茺子 安毅	095
蔡老师的鹅	千亚群	100
土地的身影	阎连科	104
最好的告别	戴军	109
19床的艾滋病妈妈	陈岚	111
自从我妈从台湾旅游回来	李娟	115

父亲的姓名	毕飞宇	122
更偏远的一家汉族人	李 娟	125
谁与你共赴人生无常	林特特	129
盯 梢	张 洁	131
四季桂	朱天衣	135
植物女子	西 窗	139
老邛的一天	元 之	142
外婆的太阳蛋	张发财	144
哭泣的小鞋子	张丽钧	146
农民工王二尿的第二人生：举着手机写小说	王 欢	148
每个好日子都像苟且偷欢	叶倾城	152

第三辑

时间和爱的味道

爱的味道	张晓帆	156
时间的美味	阿 蒙	160
路 过	孙君飞	164
拉面十年	南在南方	166
我爱面条	杨 钊	169

水 缸	庞 培 174
藕 盒	威灵仙 177
吃主儿	林 希 180
香港饭	冯 唐 182
软心记	爻 俏 184
就风吃羊杂	马 德 186
宋朝“星巴克”	吴 钩 188
做人家的烟火气	程小莹 190
闺秀的气质	黎 戈 192
乡村酒席上的肉	周华诚 194
永远的牛头骨	仇 蚁 196
中国人为何选择了面条	维 舟 200
什么地方的人最能喝酒	杜修琪 204
“免费午餐”在新晃的“破冰之旅”	邓 飞 209
乡村的胃：焦波和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冯 翔 215

第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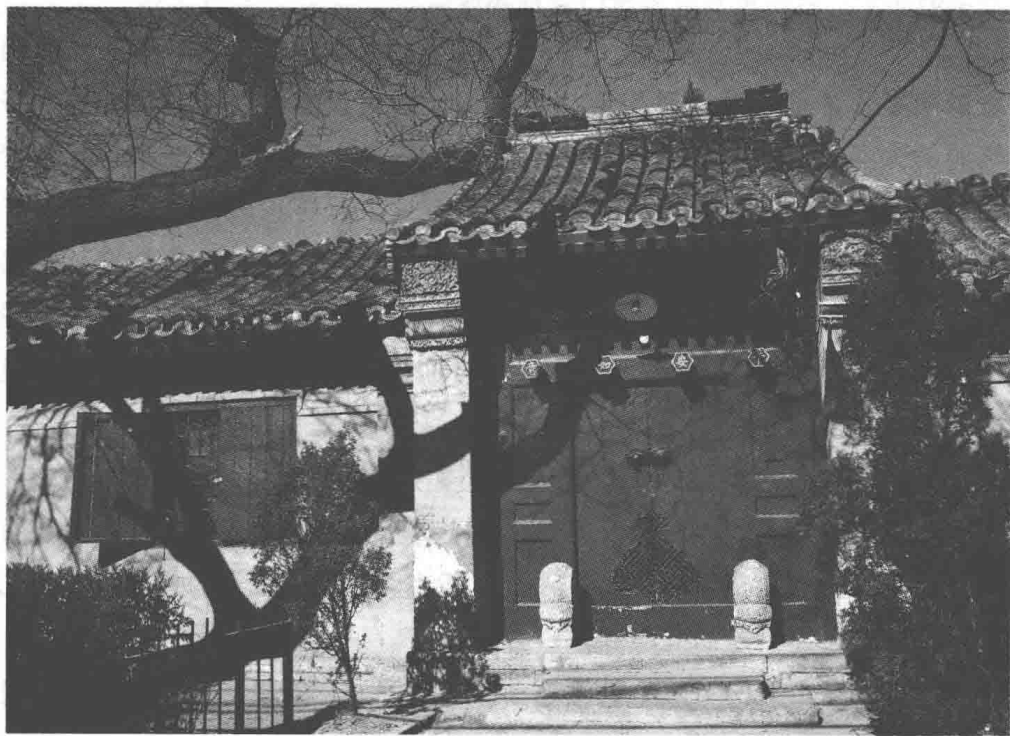
村庄，走着走着就老了

村 口	代连华 222
万世不欺	罗 强 224

科场内外	杜 石	227
赏 夏	舒 容	232
村庄，走着走着就老了	陈汉春	235
过去的生活家们	于 丹	238
唐朝的地产商和房奴	廖保平	241
农具在超市的尴尬	阎连科	245
刘姥姥们的希望	凉月满天	247
丐帮的江湖规矩	隋寄锋	249
少年子弟江湖老	羽 戈	254
你不一定熟悉“太太”	杜介眉	258
出走的农民和归来的新农人	安 平	260
回乡种地的大学生	卢小伟	267
沙沟十年：再访张承志笔下的西海固	海鹏飞	271
“歪门斜道”的陈家大院	刘小方	276
大运河：两个王朝的背影	傅斯鸿	278
绸都名门，吴江郑氏	衡 岳	282
苍山人的上海滩	吕 方	287
风水村秘事	钱 杨	292
百家姓之“丁”姓	袁义达 邱家儒 陈建魁	296
百家姓之“程”姓	袁义达 邱家儒 陈建魁	300
百家姓之“侯”姓	袁义达 邱家儒 陈建魁	305

第一辑

生命中最温暖的部分



自残的村庄

文_杨献平

想了又想，我决定还是回去。当我带着十岁的儿子在熟悉的村口下车，看到村里新盖起的楼房和青石斑驳的旧屋，山坡上年年枯荣的草木，蓦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空洞感，还有一种凶猛的东西冰雾一样迎面袭来。

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虽离家多年，几乎每年都要回一次老家。以往，我总觉得，喧嚣之外，偏僻的乡野是最可安妥身心的，在外的一切嘈杂和纷扰恍若乌有。我开始想，可能是父亲不在了，作为他的儿子，我只是兀自觉得内心荒凉而已。

到家与母亲坐下，聊起一些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那种凶猛的东西愈加明显，冲撞得我心脏发疼。母亲说，村里仅有的两个我还能叫爷爷奶奶的人两个月内先后去世了，都是因为癌症。邻村一个老人得了血管瘤，忍不住那种疼，喝农药自杀了。还有一个，年近四十，养蜜蜂赚了不少钱，前一年发现得了胃癌，做了手术后，活动如常，今年春天突然死了。本村一个堂大娘，也是得了癌症，以前胖得像碾碾子，在炕上躺了几个月，就剩下一把骨头。母亲讲的时候，我觉得全身发冷，骨头里面好像也结了冰霜。

站在山岭上，葳蕤草木接天连地，还如我幼时模样。眺望对面的村庄，我少年时代与众多伙伴白天背着书包在小路上奔跑，夜晚趁着明月啸聚石街，那种呼喊、亢奋和快乐，似乎就在耳边。可是，现在的村庄，除了几声狗吠鸡鸣，连孩子的哭声和喊声都没有了。只看到几个老人拄着拐杖，弓着腰身，在山上的石阶上徐徐蠕动。弟弟说，三堂哥、六叔、兆林、俊

林……都携家带口进城了。

我叹息一声，想起缠着爷爷讲故事的夜晚，闻着他身上浓郁的旱烟味道，央求他给我讲神仙鬼怪、过往岁月里的旧事。如今，村庄里的人渐渐减少，房子在冠盖庞大的梧桐、洋槐、香椿等树下渐渐老去，居住过它们的人，大都从村庄转移到荒野，从人变为了黄土。没了人住的房子，也逐渐风烛残年，有些房顶上长满茅草，与坟冢无异。

和母亲、弟弟坐在院子里聊天、说家常，头上星空依旧，聒噪了一天的蝉鸣被蛙叫、虫唧代替，有风吹来草木的腥味。睡在当年的老房子里，近午夜，老鼠在房顶和里屋奔窜打闹，夜枭的叫声从另一面山坡传来。我想到父亲，那个六十岁出头就在人间消失了的人，我和弟弟是他与母亲栽在人间的两棵树。

尽管他离去三年多了，可房屋甚至房屋周边仍旧有着他的气息，强烈、持久、永不消散。我还想，从前的村庄里极少听说“癌症”这个词，偶尔有一个罹患者，乡邻往往震惊得眼珠外凸、嘴巴半天合不拢。可就在前几年，附近村庄与父亲同年罹患癌症的，就有三十几个人。有的确诊一月而亡，有的三四个月。我在家侍候父亲期间，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断肠的哭声。

我趁着落日，沿着茅草丛生的河沟向后山走。从前日夜“哗哗”的河水也不见了，只是一些泥塘当中，冒着一些水，如老人的眼泪。再向后，两边都是田地，玉米、豆角和谷子在微风中相互摩擦，“嚓嚓”有声。

到了一座池塘边，俯身看，水泥坝偌大，蓄水区宽阔，里面竟然满是卵石和污泥。不多的水里，漂着盖草能、氟乐灵、扑草净、果尔等农药瓶子，塑料包装纸在夕阳下很是艳丽。

再向后走，田地靠山傍河，只剩下巨大卵石的干河沟里，也随处可见被丢弃的农药瓶子。仰望山坡上，以前丰茂的荆条、酸枣、杨树、椿树被庄稼代替。母亲说，为了多打些粮食，都把山刨成了地。远远看起来，绵延数十里的山坡，苍绿的皮肤上尽是白斑。

离开的那天清晨，远山近野飘着一层薄雾。我看了看头发花白的母亲，

还有弟弟，以及站在他身边的两个小侄女，又看了一眼身后的村庄。满目苍翠中，感觉一切都是寂静的，不是诗意的那种，而是肃杀与沉寂。我忍不住又打了一个冷战。转身时，心骤然疼了一下，像要自己跳出来摔碎一样。

柴门风雪

文_宋长征

柴门在记忆之门的门外轻轻打开，浮现出温暖的面容，窄窄的门框，薄薄的木板，透过去，能看见岁月深处的模糊与清晰。我相信，只要有家的地方都会有一扇单薄的柴门。你看不见它的孤单与落寞，而远去的无奈，也只在眼神与心灵交互的刹那，一股暖流瞬间流遍了全身。柴门不说话，敞开或闭合，沉静地面对天空与大地，朝向一间温暖的老屋，朝向老屋里摇曳的灯光和即将远行的旅人。

每一个旅人在即将远行的时刻，都免不了和柴门轻轻握别，童年的气息，母亲的气息，柴门里的蔬菜瓜果与烟火的气息，都将渐行渐远。天，晨曦微露，星，黯淡了光辉，人生的长路在远方铺展，徘徊或踟蹰，留恋或珍藏，柴门总是在深情地守候。

与柴门相守的人，是一生勤劳的农人。鸡鸣犬吠的召唤，打开漫天霞光。

或者，仅仅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用一围低矮的土墙，一幢风雨飘摇的老屋，和一扇单薄的柴门，就围困了自己漫长的一生。儿女们长大了，开始把目光投向柴门之外的时候，他们的心头微微震颤。

他们知道这低矮的围墙、单薄的柴门将是唯一能与之终老的事物。风云际会，河汉浩渺，或许远方有着父亲母亲终其一生也不能参悟的深刻与繁琐。但乡村的路终究是简朴的、单纯的，我们的父亲母亲从来都不屑于打听，包括草，包括庄稼，包括村子里那些鸡飞狗跳的所有的事物，总以为成长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蓦然回首，风霜落满了鬓发。

乡村老了，操劳一生的父亲母亲手把着柴门远眺，他们单薄的身影像极了柴门老朽的模样。断了一截的门框，在风中摇摆的木板，苍凉的吱呀声像一把尖利的锯子，划破暗夜的帷幕。

若是在久远的年代，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落寞的征人，刚刚从战场的厮杀声中苏醒，遥望故乡所在的方向，朔风凛冽，冰雪刺骨——一扇柴门竟成了无边却奢侈的温暖。那封写给家乡的信笺呢，是否还在驿站上停泊？那寄给妻子的带着体温的手帕，是否依旧在夜色中跳动着爱的火焰？

我家也曾有一扇破旧的柴门，是父亲用刺槐和梧桐的木板拼凑而成的，门口朝东，迎接着春风与朝阳。我静静地守望在柴门旁边，知道无论什么时候，从柴门里出去的父母亲都会从柴门外进来，拍打着乡野的风尘，把夜色关在门外。偶尔，归来的脚步直到很晚才会响起，水一样的月光自乡村的上空流泻下来，岁月寂静而安详。作为孩子的我们有时也很有耐心，知道有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爱，从来不会走远，于是，像一只忠诚的小狗，总能盼来母亲温暖的呵斥。转回头，甚至忘记了关上那扇薄薄的柴门，让它敞开在月色的清辉下。

一个离家多年的人有时会忘记自己的来路。风不会提醒，雨不会提醒，只有在你孤单寂寞的时候，才会记起，在一个的清晨，你曾走出乡村的那扇柴门。

呵！你记起来了，是正月初几还是十几，走的时候雪还在下，老屋里摇曳的灯光一夜未眠，千层底的布鞋、万层暖的棉衣，整齐地叠放在你将远去的行囊里。父亲点燃一支烟，母亲沉默不语，只在手抚柴门的刹那，嗫嚅着却欲言又止，她本来想说：“早些回来吧！”却什么也没说，只在此后的每日每夜，把想念记挂在那一扇单薄的柴门上。

一扇柴门就是一个渡口，渡船的人老了，船老了，却老不了岁月的清波暖流。此岸是家，彼岸是你，在时间的洪流里，你想家了吗？

窗外飘着雪花，是啊，每一片雪花都是纯洁的表达，写满爱的叮咛与牵挂，写满童年与乡村，写满人生旅途上所有关于柴门的模糊与清晰的记忆。

当一个风雪夜归人吧，柴门之外，风雪连天，最暖不过是有家在等你。

静止的草原

文_安 歌

—

我们是在路过种马场的时候看到那头母牛的。那是一头花白的母牛，静静地卧在那儿，远远地可以看见它的面前卧着一头白色的小牛犊，母牛不时地低下头来舔一下它的孩子。在绿色的草原上，这是一幅让人感觉美好和安宁的图景。

草原的傍晚，落日熔金。那些傍晚归家的牛群，甩着自己饱胀的乳房，向着家的方向缓缓地走着，走出的是草原的节奏。但正如哈萨克族人所说的，母牛认得家，并不是因为那是主人的家，而是因为那里有等待它哺乳的孩子。它也许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到了家，只给它的孩子喝几口奶，孩子就被强行牵开，而它那饱满的乳房只能交给主人的手。如果那手是熟悉的，它也不会反抗。也许，只要能给它的孩子吃上奶，不管是什么，它都会顺从的——而如果小牛一点都没吃到，它未经呼唤的奶用传统方式根本挤不下来——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现象呢？

吉普车轰鸣着停在寂静的草原上。我们走近那头花白色的母牛时才发现，它的小牛犊是死的。周围没有一个人，唯有风吹草动。种马场的人告诉我们，小牛犊一生下来就死了。母牛一动不动地卧在那儿，不时低头用舌头舔一下它的孩子，然后怔怔地看着远方，眼睛睁得大大的，分明有泪。

二

“地上的万物，都是青天的恩赐。”——哈萨克族民歌在马蹄声经过的路上，在车来车往的尘土中，常常可以看到有哈萨克族妇女站在路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边还站着几个孩子，面朝夏塔乡的方向。看起来她们是在等车，想到乡里去。但在布拉特草原，除了我们的吉普车，几乎没有看见过别的车。但在我们的车经过她们时，她们也不举手，不做任何拦车的动作。

我问司机波拉提：“她们站在这儿在等什么？”

“在等车。”波拉提说。

“能等到车吗？”我问。

“不知道。”波拉提说。

我明白了，她们是在等一种未知。那安静的样子，仿佛根本不抱任何希望，但她们依然在等。夏塔乡的方向就如《等待戈多》中永远在等但永远没有出现的戈多。无论这个“戈多”什么时候来，怎么样来，或者是根本不来，她们都会站在那儿等，仿佛草原天边浓重的云朵。

我们的车来回几趟，她们还站在那儿。显然“戈多”没有来，但她们的姿势几乎没变，仍然站在那儿，一直到夜色掩映了她们的身体。

我问波拉提：“如果你的车空着，你会拉她们吗？”

“当然。”波拉提说。

可能，她们是在等这个“当然”。

三

单从衣服上看，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哈萨克族人还是柯尔克孜族人。她十来岁的样子，穿着一身薄薄的红裙，站在木槛门旁边的一堵矮墙上，一动不动地向天边望着。墙是很旧的墙，衣服是很鲜艳的红。在黄昏时分渐渐暗淡的天空下，谁也不知道她在看什么，看到了什么。我们在桥边的小

饭馆吃饭，进去的时候，她站在那儿，我们吃完出来的时候，她还站在那儿。两三天都是如此。

一个这样远望的人，总是有一个关于远方的梦吧。我朝着她看的方向看，是雪山、河水，是渐渐被夜色掩去的野花，还有归家的牛群……这是村庄最寂静的时刻，无言而美。特别是当这个小女孩占据了这片寂静的时刻，寂静通过她的红裙变成了淡而隽永的寂寞，把整个村庄都嵌进了画框。究竟是什么需要她站在这堵墙上，在做家务的空隙，或者在家里的牛羊还没回来的时刻，有那么点自己的时间，站在这高度上张望。

路过她身边的时候，我看到她有一双清亮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下的眼睛如澄碧的湖水。她并没有看见我们。

四

那男孩在河水边的草地上。五六岁的他脸上有些脏，他和黄额小牛头碰头地靠在一起，静静地蜷在草地上，真是一幅油画般的情景。

我们沿河走过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他，回来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他，他好像天生就应该这样静静地坐在这片草地上，和他的牛在一起，化成草原的一部分。风吹过他们，仿佛吹过草原上的一块石头或者一堵墙。

走过几步，我才回过神来：“你注意到那个小男孩和他的牛了吗？”我问小李。

小李这才想起来拿出相机，当镜头对准那个男孩的时候，男孩并没有发现。小李赞叹：“太好了，简直就是天成！”

是天成——他的相机里没有胶卷了。

后来有几次，我们又来到那儿，我们看到过的那个哈萨克族小男孩坐在门槛上；也看到过一头美丽的黄额小牛被另一群孩子拽着尾巴在草原上狂奔——那牛完全是另一头牛了。显然，牛不是这些孩子的。

后来，我们在路上遇到那个男孩，要求他抱着他的小牛让我们照一张相。